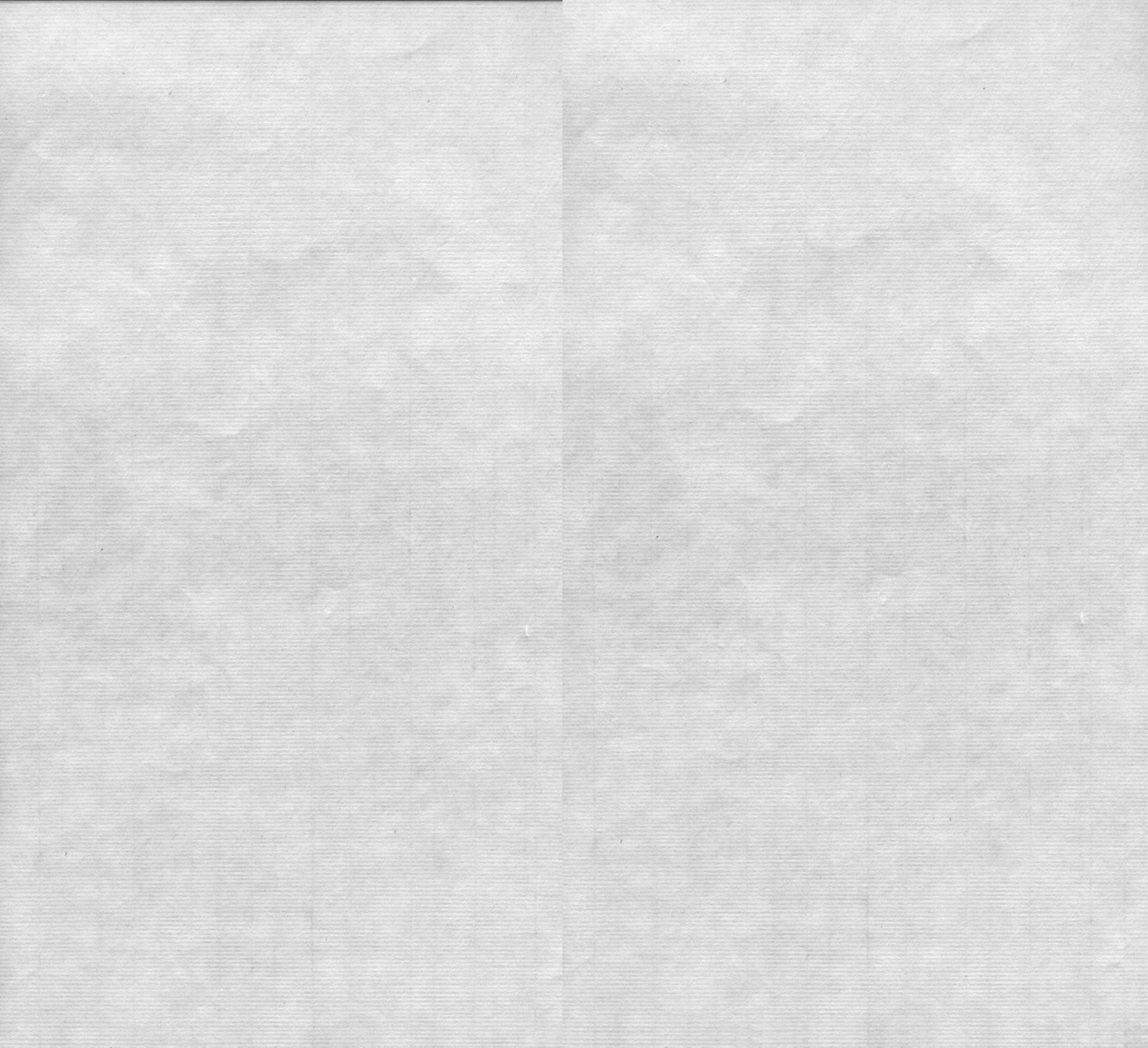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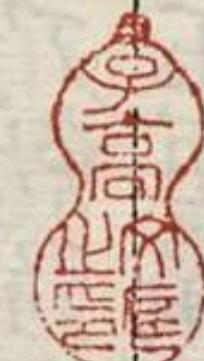
忠文王紀事實錄

四



忠文王紀事實錄

行實拾遺



王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從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盜匪音問絕隔王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

王欣拜且泣謝不孝自歸有痼疾王雖身服王事軍旅應酬無虛刻嘗以昏莫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視燥濕寒煖之節語效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謹待養微有不至罰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如初毀瘠幾滅性自與子雲跣足扶襯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王謝之路人無不涕泣既葬廬于墓朝夕號痛又刻木爲像行溫清定省之禮如生時連表哀訴願終三年喪上三詔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之以死請乃勉強奉詔終制不忍棄衰絰自二聖北狩夷狄猾夏王每懷誓景與

遽俱生之志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  
其後援筆爲詩詩經行紀歲月無不以取中原滅逆虜爲  
念手攘群盜如李成曹成馬友彭友慶吉湖湘之寇皆同  
時諸將所不能爲之功然大營驛等題則曰此蜂蟻之羣  
也豈足爲功北踰沙漠蹀血虜庭盡屠夷種復二聖取  
故疆使主上奠枕則吾所志至翠巖寺詩又有山林嘯聚  
何勞取沙漠羣凶定破機之句每拜官辟避之語亦然於  
檢校少保則曰未能攘却夷狄掃除僭竊宣撫副使則曰  
顧王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太尉則曰腥羶叛逆之族尚  
據中土而臣官職歲遷月轉實負初心少保則曰羯胡敗  
盟未見殄滅宜可以身爲謀貪冒爵祿又曰俟臣功績有  
成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其志可知矣小心事上畏威咫  
尺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上稱其尊朝廷及賜詔  
屢有小心恭謹不敢專輒之褒如紹興六年禦劉麟至江  
州十一年禦兀术舒州俟命之類是也視國事猶其家常  
以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聖慈未續對家  
人私泣聞者或相與竊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  
援古今陳利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而壯之  
奉身儉薄食不二載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  
不求華巧旁無姬妾蜀帥吳玠素服王善用兵欲以子女

交驩嘗得名姝有國色飾以金珠寶玉資奩鉅萬遣使遺  
王次漢陽使者先以書至王讀之甚不樂即日報書厚遣  
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相公方圖關陝何不留此以  
結好王曰吾少師於其厚矣然國耻未雪聖上宵旰不寧  
豈大將宴安取樂時耶左右莫敢言玠見女歸益敬服以  
爲不可及少時飲酒至數斗不亂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  
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諸將有勸者輒怒之見  
妻御繒帛則曰吾聞后宮妃嬪在北方尚多寢乏汝旣與  
吾同憂樂則不宜衣此命易以布素家人有搗練者聞王  
歸即遽止

朝廷命王與韓世忠張俊分地任責虜畏王威名獨不敢  
窺荆襄常出淮西侵寇王守已地之外又屢爲應援十一  
年虜入壽春踰淮而來王初得警即上奏乞出師繼又念  
虜旣入寇巢穴必虛乞出京洛以制其弊復恐上急於退  
虜是日復奏乞出蘄黃相度先議攻郤皆未有詔也至援  
濠州亦不待詔而行其切於謀國如此

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亟仰天橫泗氣塞莫能語士卒感  
愴皆歔歎而聽命奮不顧身臨敵必先士卒摧精擊銃不  
破不止或人問天下何時太平王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  
惜命則太平矣與將校語必勉忠孝節義士皆願効死力

每征討出師朝聞命夕就道祈寒大暑不憚勞苦雖疾亦  
不問築虜弱敵衆人所避王獨行如隆冬按邊而上有非  
我忠臣莫雪大耻之喻盛夏出師而上有暑行勞勦朕念  
之不志之語不顧目疾東下援赴而上有委身徇國竭節  
事君之歎自力寒歟疾馳先驅而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即  
者之褒者不一也於事尤不辭繁瑣當復襄漢平楊弘之  
時諸將碌碌不足恃朝廷憂之責萃於王州郡之所告  
急密謀之所探聞朝撤宸旒暮馳莫府一日之間既命圖  
襄漢又命圖楊弘交至沓集王隨事酬應未嘗憚煩所部  
兵二萬餘人守禦者半攻討者半東西調役畧無乏事

四四十

四四一

四四二

平居憂國知無不爲諸大將率以兵爲樂坐糜廩庾漫不  
加邱王獨常有憂色每調軍食必蹙頰謂將士曰東南民  
力耗弊極矣國家待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成  
何以報國及京西湖北之地始平即募良營田凡流逋失  
業及歸正百姓給以耕牛糧種輟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  
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分委官吏責成大功又爲屯田  
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閒者其疆  
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繙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野日辟  
委積充溢每歲餽運之數頃省其半上嘗手書曹操諸葛  
亮羊祜三事賜之守臣武赳等以營田還荆湖之民至今

賴其利焉

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至獨以宣撫司官屬有冗貪蠹國害民乞行裁減其體國率如此

上嘗亟稱其忠見於詔札則曰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又曰卿忠義之心通于神明又曰忠義出于天資忱恂著於臣節見於制詞則曰秉誼忠純又曰精忠許國其類不可殫紀

樂施疎財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錫賚率以激犒將士兵食不給則資糧於私廩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頃盡以贍守家者張俊貪占田徧天下而捕家吏逮治有死者而卒不得鎔錄云

上知其屢空欲擇第於行都欲以出師日自任其家事王辭曰北虜未滅臣何以家爲起復制詞亦有厲票姚辭第之志

御軍之術其大端有六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胥嵬所向一皆當百上初以韓京吳錫二軍付王皆不習戰鬪且多老弱王擇其可用者不滿千人餘皆罷歸數月遂爲精卒上喜賜報曰可見措置有方忠誠體國二曰謹訓習止兵

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  
時如注城挑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  
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  
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子  
雲嘗以重鎧冒注坡馬蹠而踣王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  
大敵亦如此耶遽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乃釋  
之餘如傅慶以奉功誅辛太以違命誅任士安以慢令受  
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請問用兵之術荅曰任信  
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  
罰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

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毫不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  
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  
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常與士卒  
最下者同食樽酒臠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  
以水日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具備不獨入  
詔詞有所謂絕少分甘與人同欲又云甘苦同於士卒雖  
萬衆而猶一心者指此諸將遠戍則使妻至其家問勞其  
妻妾遺之金帛申殷疊之勸人感其誠各勉君子以忠報  
其育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  
士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手爲調藥朝廷每有

犒多者數十萬緡少者數萬緡付之有司分給一錢不私  
歲嘗命其將支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者二  
緡將裁其數匿金歸已杖而殺之有是六者用能恩威兼  
濟人人畏愛重犯法部衆十數萬本四方亡命樂縱嗜殺  
之徒皆奉令承教無敢違戾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  
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粥販

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粥薪自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  
欲自損其直二錢以授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領耶  
竟不敢從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飢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詫  
曰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虜是我軍中人也民見他將兵

遁亡滅影聞爲岳家軍過則相帥共觀舉手加額感慕至  
泣

御衆得其死力楊再興歿于虜焚其屍得矢鏃二升蓋不  
償不止也在合肥日遣騎馳奏至楊子江風暴禁渡典者  
力止之騎曰寧爲水溺死不敢違相公令自整小舟絕江  
望者以爲神

凡郢戎皆至寡敵至衆如南薰門王善之戰以八百人破  
五十萬桂嶺曹成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不可殲舉而最  
後以背嵬騎五百大破兀术十萬之衆兀术號善用兵  
大懼亟奔京師其兵之精蓋如此

用兵無奇正臨機制勝嘗自言為將無計不足以博匹夫  
故王於用謀如紹興二年逸謀以破曹成六年僞書以廢  
劉豫之類不可槩舉故制詞嘗有慮而後會之機謀成而  
動有功冠三軍之勇計然後戰等語

臨事定猝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攻  
郢州城不設壕斬路不設伏而自不敢犯兵雖常勝無  
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軍大小數百戰未嘗  
敗北以此

凡出兵必以廣上德爲先殲其渠魁而釋其餘黨不妄戮  
一人裨將寇成嘗殺降即効其罪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

四百

恩結於人心雖虜之僉軍皆有親愛願附之意如建炎三年在常州紹興十年龍虎大王下恆杳一千戶高勇等之來

皆千里來奔故制詞有得仁人無敵之勇宣予不殺之武

廣好生於朕志等語

權雖專莫敢擅輒初襄漢平諸郡彌療州縣官率瓜時不上詔王得自專辟置臧否之權王詮擇人物以能安集百姓為先張旦守襄陽兼四川安撫使牛圭為副使李尚義通判襄陽府事李道為四州都統制周識攝郢孫壘攝隨舒繼明攝信陽高青攝唐單藻貳之張應祥攝鄧党尚友貳之郡莫則孫革蔣廷俊邵岱等多由小吏識技入樂

於赴功朞月之間咸以最聞迨其稍還舊觀即上章乞還  
辟置之權上降詔援衛青不與招賢事稱之且曰自非思  
慮之審謙謹之至何以及此其遠權勢蓋如是諸大將貪  
功王每被賞輒以無功辭甚至六七辭不肯妄受上嘗賜  
詔曰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懷冲遜之實非但爲禮文  
之虛也復襄漢時宰臣宋勝非使人諭之以飲至日建節  
旄王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爲某善辭丞  
相岳某可以義責不可以利誘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  
不授節將坐視不爲平拔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衆人  
而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力辭不得已乃受劉光世之

兵上初以畀王檜知其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寢其命畧無  
溫色及復軍首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討以除心腹患酈  
慢叛之又乞進屯淮甸上賜詔槩之兵隸李回日授神武  
副軍都統制已乃聞爲甥婿高澤民僞爲之請而得之王  
驚惕即日自陳乞正澤民罔上之誅力辭不受又數見回  
白其事回乃奏云岳某一軍自從討賊服勤職事忠勇之  
名聞於江右紀律之嚴信於疲甿留屯洪州聲勢甚遠江  
湖群寇率皆逃避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士論皆謂稱職  
及得其外甥胥私書乃知此除曾經樞密院陳乞某小心  
惶懼累與臣言實非本心所敢僥幸上即報回曰岳某勇

於戰鬪馭衆有方昨除神武副軍都統制出自朕意非因  
陳乞可令安職又力辭回再三諭之乃止後幕屬劉康年  
亦爲之請母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王得其實鞭康年  
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恩汗

功成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始受襄漢之命朝廷令劉  
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六郡盡復光世之軍始至及  
論賞乃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約山東豪傑數千人屢  
請以曹州率衆來之泗以歸爲韓世忠奏留之寶截髮慟  
哭願還王戲下世忠以書來諗王荅曰是皆爲國家報虜  
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云某所之戰皆將士竭力

在臣行功辭少保之章曰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帥以  
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恝然  
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上將士之功絲毫必錄行賞  
於朝惟恐不厚或功優賞薄不避再三之請爲之開陳然  
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率積於  
此轉餉之臣於軍湏無闕者皆上之朝如曾紓薛弼劉延  
年程千秋徐與可張運之屬皆以勞遷或得職名何子端  
陳進等雖小吏亦以功進二階下及游說有助如進士蕭  
清臣趙澗陶著等皆命之以官尤嚴死事之典朝沒暮上  
如舒繼明扈從舉及張漢之吳立等皆蒐訪而得不遺一

人雲從戰數立奇功乃常匿之所遷擢皆朝廷舉察上所特命襄漢功第二不上逾年銜曹辨之始遷武翼郎平楊公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兵侯避寵榮一至此廉則廉矣然未得爲公也乃奏云湖湘之役岳雲實爲奇功以雲乃飛子不曾保明乞與特推異數王猶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王辭曰士卒冒犯矢石斬將陷陳立奇功者臣始所事狀得霑一級男雲無故遽躐崇資是不能與士卒一律將何以服衆又言非所以示將士大公至正之道累表不受上嘉其志特俞其請帶遜刺則曰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屢經於行陳曾未見於事功比者驟遷官職四十

八百

八百古

必令志氣忘惰伏望追還成命庶使粗知官爵之難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效驅策又曰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則負陛下之恩下則取縉紳之議并臣之罪亦復難逃又云正已而後可以正物自治而後可以治人若使男雲受無功之賞則是臣已不能正已而自治何以率人乎至十年穎昌之戰功先諸將而辭忠州防禦則曰君之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男雲隨行迎敵雖有薄効殊非大功乞收成命帶御器械則又力辭獲免而止

上嘗賜詔稱之曰卿力抗封章推先將士蓋不特固執謙

避耻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自立勲勞復見西平之有子  
遇諸子尤嚴平居不得近酒爲學之暇使操畚鍤治農圃  
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重節誼謹施報死猶不忘張所  
以謗謫行至長沙賊首劉忠者誘其附已以叛所罵忠不  
從竟遇害其子宗本尚幼王訪求鞠養教以儒業飲食起  
居使諸子相處紹興七年遇明堂恩捨其子而補宗本  
奏曰臣昨建炎初因論事罪廢聖造寬洪偶幸逃死于  
時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投招撫使張所所一見與臣去  
及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自身借補修武郎其後  
所軍次北京未及渡河貶謫南方卒以節死臣念張所實

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橫議今其身名彫喪後嗣零  
落臣竊痛之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  
薦恩例補所男宗本仍乞依張俊例於文資內安排又陳  
述所死難之由乞追復舊職仍乞優加褒異以旌其忠上  
俞之復特賜其家銀綯百匹兩與一資恩澤

議論持正不善附人年少未顯見當路要人未嘗有強顏  
攀附意故卒以此賈鄙素無一介之助致位通顯皆上所  
親擢上賞褒其功謂左右曰用將湏擇孤寒忠勇久經艱  
難親冒矢石者

看得附竹帛之光以此好禮下士食客所至常滿一時名

人才士皆萃幕府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或語至夜分乃寢出則戎服升首坐理軍務入則戎冠褒衣窮經傳或雅歌投壺持循禮灑惄惄如書生口未嘗言已功制詞所謂廉約小心得祭遵好禮之實又云有公孫謙退不伐之風又云卑以自牧履鴻異不伐之謀其類可考

秦國夫人李氏遺事

娶李氏名娃字孝娥奉其姑有禮度又能籌理軍事主出軍則必至諸將家撫其妻子以恩結之得其歡心在宜興日王嘗召至行在部下謀叛李氏得之不言一日會諸將于門即坐告之捕斬叛者一軍肅然

諸子遺事

靈平十二從張憲戰憲得其力大捷號曰贏官人軍中皆呼焉王征伐未嘗不與京西之役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攻下鄧州又攻破隨州穎昌之役大戰無慮十數合出入虜陳甲裳爲赤體被百餘創然每戰捷王獨不上故其功多不聞歷任王機莫帶御器械提舉醴泉觀官至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死之日年二十三贈安遠軍承宣使

雷故任忠訓郎閣門祗候贈武畧郎

霖故任朝請大夫敷文閣侍制贈中大夫

震故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事

霆故名靄改賜今名任修武郎閣門祗候

昭雪廟謚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薨于位子燧勒令致仕高宗皇帝厲精萬幾首欲復王官而特宰方俟高嘗主王獄力陳以爲虜益猖獗方此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之末虜益猖獗朝廷始追咎和議太學生程宏勗上書其畧曰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先務有四其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和議旣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旦思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冤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爲之氣且檜所以失吾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議而竄海外身滅家亡則學士大夫忠義之氣沮矣自岳某以決定用兵而誣致大逆則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至如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問是否例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已謂之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此掃地矣檜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亦有由矣士大夫陷沒虜中而家屬有在中國者親之日檜既不能庇其宗族以結其心而使之起義以報

我乃返宿虜人之請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死所中原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絕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罪而籍其家財雪趙鼎岳某之罪而復其官祿然後下詔臣將見其懼慄鼓舞吐憤絰懷朝讀詔書而暮赴義矣上深然其言下詔諭中原及諸國等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蓋爲權臣所誤追博無及又許王家自便盡室生還竄檜黨于荒遠削籍除名示不復用初以岳陽與王之姓同易爲純州至是復仍舊號於是上意一孚志士爭奮汪徹以御史中丞宣諭京西諸將與合軍陳謀以訟王之冤徹諭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爲我岳公爭氣

號

一百一十八

効死都督張浚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服先是王薨一年前後年此日諸將復之武昌騎戲又一下卒忠義所激自題一詩云自古忠臣帝王全忠全義不全尸武昌門外千株柳不見楊花樸面飛聞者爲之悲泣罷遊暨孝宗皇帝涖祚云初首下詔曰故岳某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夸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郢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其某雖坐事以歿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

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強胡內剪方張之剽盜名之難  
揜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橐弓而當路方成於投杼坐  
急絳侯之繫莫然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  
漸思其姓氏既仍節誠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惄於嶺表  
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孤轍之班疊卑  
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  
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末云聞李  
牧之爲人殆將拊髀關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其辰告之  
語蓋指王建儲之議也子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  
禮祔葬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俟嫁則官其夫張憲復龍

四月九日

十一

行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閩州觀察使官憲子孫賜王家錢萬  
緡建廟於郢州賜其號曰忠烈詔三省曰秦檜誣岳某舉  
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既而  
李若樸除郎何彥猷妻劉氏經都堂具狀乞比類李若樸  
除郎事理推恩奉聖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  
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顏度奏請定謚太常議以宗社再  
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爇藿不採爲折衝禦侮定亂安民  
秋毫無犯危身犯上確然不移爲布德執義請謚曰武穆  
詔依

淳熙五年五月五日霖以知欽州召見賜對便殿上宣諭

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  
天下共知其冤霖對曰仰蒙聖察撫念故家不勝感激

卷之三

二百三十

籲天辨誣通叙

王奮自單平宣政之間已著功於河朔 高宗皇帝受密  
詔開霸府而王首被識擢蓋自是而歷位孤卿專制閫外  
未嘗有蚍蜉蟻子之援獨以孤忠結知明主自信不疑勲  
名既高讒甚橫出而王之迹始危矣是時城孤負恃勢可  
炙手天下之士莫敢一擗其鋒而王之加罪也何鑄薛仁  
輔以不願推鞠而逐李若樸何彥猷以辯其非辜而罷士  
儂以百口保任而幽之閩韓世忠以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爲問而奪之柄最後而劉允升以布衣扣闕而坐極  
典矣一時附會之徒如方侯禹則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  
得中丞王俊則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寵榮  
傳選之流亦以阿附而竝沐案遷之寵矣王薨之後復有  
程宏面著大書直指以明王之冤幸而大明當天宏面之  
言適合聖意宏面蓋未敢逆爲此望也然則是理之在人  
心如何哉紹興更化遂讒黨復純州還諸孤之在嶺嶠者  
重以念王不忘之德意屬之 孝宗皇帝嗣位之初首加  
昭雪既復其官爵又錫之冢地疏以寵命而祿其子予以  
緝錢而恤其家族給以元業而使之不餉口於四方旌以

廣兒而俾有以慰部曲三軍之心日月照臨下燭幽隱爾  
露霑溉徧及死生聖恩洋洋夐出史謀蓋自漢魏以來功  
臣被誣誕謾無實未有如王之抑及其昭雪之際眷渥有加  
亦未有如王之榮者也而其所以爲冤者不容不辨蓋王  
之既端造乎張俊而秦檜者實成之後之怨王不一也而  
大者有三焉淮西俊之分地趙鼎命之怯敵不行迨王一  
戰而捷俊則耻之一也視韓世忠軍俊迎檜意欲分其背  
嵬王執義不可比行楚州城俊欲興版築王又曰吾輩當  
戮力圖克復豈可爲退保計耶俊則怒之二也彊虜大寇  
俊等不能制而王談笑取之 主上眷寵加厚踰於諸將

王於俊爲後輩不十數年爵位俊則妣之三也檜之怨  
王尤不一也而大者亦有三焉全家南還已莫矜於撻辣  
縱歸之跡草檄辱國復汗覲於室然寄聲之間以至二策  
之合不得輒易大臣之盟檜之私虜如此則主和之際豈  
容有異議然王一則曰恢復二則曰恢復犯其所甚譁一  
也昔王之諸孫名甫者守鄞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方  
代邸侍燕間嘗一及時事檜怒之輒損一月之俸趙鼎以  
資善之議忤檜卒以貶死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然  
王首進建儲之議犯其所不欲二也韓世忠謀劫使者敗  
和議得罪於檜檜命王使山陽以捃摭世忠軍事且戒令  
備反側托以上意王曰主上幸以世忠陞肴府楚之軍則  
朝廷軍也公相命某以自衛果何爲者若使其捃摭同列  
之私尤非所望於公相者及興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連  
及世忠王歎曰其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不辜被罪吾爲  
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亟奏求見上驚諭之曰安  
有是既而以詰檜具著獄著得減死犯其所深惡三  
也夫俊以其憾王之心而誣事於檜檜之憾王者視俊爲  
充切唱和一辭遂啓大獄况當時輔之以羅汝楫之迎合  
王鵠兒之告訐方俟商挾故恐而助虐王貴刦於私而強  
從則王固非以淮西之逗留而王之子雲非以通書而致

變張憲亦非以謀復王掌軍而得罪也雖然淮西之事御  
札可考也通書之迹書已焚矣惟鍛鍊之是從矣復掌軍  
之謀則又取信於仇人之說而必成於狴犴之內甚而陳  
首之事自甘軍法以實其言至行府興獄雖張俊極力以  
文致而其半亦自云妄矣嗚呼寃哉淇能嘗奏事而論及  
王不覺爲慟以爲虜中所大畏服不敢以名稱者惟王至  
號之爲岳爺爺及王之死虜之諸酋莫不酌酒相賀以爲  
和議自是可堅而杳齋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王深  
人不已檜私于金人勸上班師兀术遺檜書曰爾朝夕以  
和請而岳某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圖必殺岳  
九月  
某而後和可成也檜於是殺王以爲信即皓之所奏而觀  
之籥之言其不妄也若夫辨冤之說金花碎編編之詳矣  
不欲復贅

忠文王紀事實錄卷之五

奏議

謝講和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某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父姑從和好之宜眷澤誕敷輿情胥悅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竊以襄欽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

之師蓋夷虜不情大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懸猶云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廼講信而脩睦已漸還於竟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觀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尚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呼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誓願以稱藩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乞出師札子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管  
田大使臣岳某奏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  
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讎雪耻之心幸憑社稷威  
靈前後粗立薄效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  
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  
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躡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  
使濟恢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書度夜思  
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  
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養  
四百三

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筭妙  
畧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  
漸復則金人之謀計日生浸益難制然臣愚欲望陛下  
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  
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  
將叛將既還王師潛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  
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  
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  
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  
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穎陳蔡堅壁清野商於

分屯要害道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歛兵上流賊必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後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長驅禱其巢穴賊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

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

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今日惟賴陛下戒勑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取進旨

乞本軍進討劉豫札子

大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

使臣岳其言賊豫遠誅尚凭中土陵寢之祀皇圖偏安  
陛下六飛時巡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  
心願得伸鋤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審重此舉累年于  
茲雖嘗分命將臣自節時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  
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  
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指不復可以轉  
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閭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  
小醜致神州闢於王化僭僞穴於官闈死有餘罪敢逃司  
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  
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稟成

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鰥官之咎以成

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爲壯老  
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  
之不勝大願區區愚忠畢罄於此于冒天威無任戰汗  
俟譴之至取進止

乞移都奏略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  
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從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  
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殄滅北虜則中興  
之功即日可冀

乞定儲嗣奏畧

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意

乞終制劄子

草土臣岳飛劄子臣今月十二日至江州瑞昌縣界准樞密院奏勘會岳某子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目今人馬無人主管及見措置進兵渡江不可等待奉

聖旨先次行下岳某特起復仍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不得辭免伏念臣孤賤之迹勿失所怙鞠育訓導皆自臣母國家平燕雲之初臣方束髮從事軍旅誓期盡瘁不知

三十六

。

。

一百五十八

有家自從陛下渡河以來而臣再淪陷河朔凡遣人一十八次始能般挈得脫虜既驚悸致疾遂以纏綿臣以身服戎事未嘗一日獲侍親側躬致湯藥之奉今者遭此大難荼毒哀苦每加追念輒欲無生而陛下恩眷有加即命起復在臣久微固深銜戴然臣重念爲人之子生不能致菽水之歡死不能終衰絰之制面顏有愧天地弗容且以孝移忠事有本末若內不克盡事親之道外豈復有愛主之忠臣已般挈扶護前來欲於江州或南康軍界營葬伏望聖慈矜憐餘生許終服制取一進止

乞終制第三劄子

草土臣岳其奏近於四月十二日具奏辭免起復檢校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副使今月初一日准 御前金字牌遞到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仍不得再有陳請依已降 指揮日下主管軍馬措置調發不管少失機會者伏念臣叨荷 聖恩倍加倫等惟期盡忠庶圖報稱緣臣老母淪亡憂苦號泣兩目遂昏方寸亦多健忘自揆餘生豈復尚堪器使非敢獨孝于親而於 陛下不竭其忠正謂灾屯如此不能任事况臣一介右列若學術稍優謀畧可取亦當勉強措置調發臣於二者俱之所長今旣眼目昏眊又不能身先士卒

賈作銳氣苟不罄灑血誠披告 陛下則他日必致顛隣上辜委寄伏望眷茲俯察孤衷許臣終制取 進止

太學 岳鄂王故宅也今司

土之神或曰即 王焉

公朝申錫廟號爵封徽章具存 王血忱衛社共天命而

立民彝忠在令甲乃今右我

多士扶持名教威靈凜凜猶

生時敵愾之忠何拳拳斯文

如此哉孝悌忠信自有撻甲

兵之道聲明文物仁義禮樂

所暨可以化夷爲華我

朝中天之禍烈矣實自當時

諸人不知乎此有以啓之此

所以詣

王之憂也

王齋

志地下有時神游故宅幸其今爲斯文之所聚也所以衛之甚力者蓋謂六籍之教不墜五帝三王之學常明天理人倫常不晦蝕夷狄其能侵

中國乎其視唐張睢陽志於爲厲鬼以擊賊者又萬萬矣夫爲厲鬼以擊賊孰愈乎昭義理暢聲教而使賊自懾服者乎此王所以宜食於故宅也景定壬戌年間本齋同

舍廬陵謝

起巖

龜

王世系

勲閥凡於鼎所銘冊書所著  
奉常所議考功所錄州志家  
乘野史所紀其涉於

王者

輞爲一書計若干卷目曰紀

事實錄不特使固神貺者有

考抑以示妥安靈媛之意又

十年爲咸淳七年乃相率東

金而壽之木書之篇末極知

其僕是歲春二月聖明善齋

齋諭學生吳安朝謹識



戊子三月二十日達山活舊第十四集藏園主人  
出示此書世所稀見德清俞陛雲畨禺商衍  
瀛杭縣邵章靜海高毓彤易水陳雲誥桂林  
張書雲開縣胡嗣瑗貴陽邢端同敬觀

商衍瀛識時年七十有八

江夏傅嶽棻杭縣袁毓麌許寶衡同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忠文王紀事實錄 / [宋]謝起巖撰. —北京:北京圖書出版社, 2006.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88-3

I. 忠… II. 謝… III. 岳飛(1103~1142)—史料

IV. K825.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48313號

ISBN 7-5013-3088-3



9 787501 330881 >

書名 忠文王紀事實錄(全四冊)  
著者 [宋]謝起巖 撰

出版 北京圖書出版社(100034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Btsfb@nlc.gov.cn

Website:www.nlcpress.com

造紙 紅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三九·二五
版次 一〇〇六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一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88-3 / K·1365

定價 一二六〇圓

